周禮質疑

周禮質疑卷三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著

鄉大夫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下文興賢者能者。鄭註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下文興賢出使掌之。興能入使治之。賈疏賢者德大。故使出長。能者德小。故使入治。道藝屬能。爲小德。其次於德行。明矣。朱子謂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冊。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似將道字說得太大了。如何謂之能。

謂之小德須合鄭註賈疏參觀始得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人爲天地所鍾毓材乃帝王所長養故三年大比其賢其能之選鄉則賓而興之獻賢獻能之書王則拜而受之曰賓曰拜敬之至也登於天府與宗廟寶藏等並以人材者國家之寶物也後世求賢取士試院圍以棘聲名袒裸以進校卒夾持窮搜極索片紙偶誤輒被斥逐糊其名易其書其求之取之如此之嚴且竊及觀其所得賢士乃以一日東塗西抹之文字遽享終身馭貴馭富之爵祿又何其輕且易也天下

安得有眞材國家安得有善治哉試觀先王之世其教之也比有長以防其奇衺閭有胥以書其敬敏任恤族有師以書其孝悌睦婣黨有正以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其成材也如是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然後可以從政其用材也以第而升如此王定賢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其官材之辨論也又如此此賢能所以群起教化所以大行也今欲講求政理當自得人材始至人材所以教之興之官之又當倣之古法故曰

鄉舉里選百世不易之良規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射以觀德自以射之五物詢衆庶也王平仲以賈氏附會後鄭其說支離當矣易氏以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黄氏乃以節比於樂爲與舞非也易氏云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得之

黨正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正齒位節下文齒鄉里齒父族不齒等壹命鄉里老者長長者先之再命父族老者長者先之謂其近於父兄長長之義也三命不齒謂其近於君貴貴之義也

貴貴長長。正所謂以禮屬民。黨於序飲酒不同於他飲酒者正在此。陸佃謂坐主人於東南坐賓於西北等爲正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等爲正齒而以下文一命再命等夾入正齒中以爲正齒之証則位字又以何者爲証乎經文。於飲酒於序下加一命再命之文。則知所正者齒之位。非齒與位並舉也。

比長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先王教民之法何其詳且備哉。人必識法。教乃行故月吉之教。先以讀邦法。州四讀法。黨歲七讀法。族十四讀法。是也。比人稀必隨閭胥讀法。鄉已爲賢者能

者故經無讀法之文有善必錄人乃勸故讀法即繼以所書敬敏任卹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族師書之德行道藝黨正書之是也若比長禁其奇衺之心而已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而已故經無所書之文勸戒賞罰必相兼教化乃成比之有辠則相及閭之失禮則有觵撻之罰族之相保相受相及相共黨之糾戒州之糾其過惡鄉主興賢興能然三年大比必攷其德行道藝乃興此德禮之教所謂必輔以政刑也禮教人情所苦飲酒人情所樂先王每於人所樂時而行禮教焉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序飲酒族無飲

酒禮因祭酺而民得相爲獻酬。鄭註所謂合錢飲酒爲醵也。比閭二十五家耳於農隙賽神報功白飲酒飲自有禮但經無明文耳。鄉則禮教成賓而興之乃鄉飲酒禮之大者故以此終焉。余按學記註一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又按書傳說大夫七十致仕者歸教於閭里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註所謂朝夕受教於塾想卽此右塾左塾之上老庶老也。此又見先王教民無閒朝夕不在黨庠術序中而爲比閭族黨州鄉經文之所不及載者故備錄焉。

封人

令社稷之職

社稷之職。康成謂將祭之時。諸有事於社稷者。若為社事而單出。為社田而畢作。為社祭而供粢盛。皆所謂職事也。鄭鍔謂諸侯當守社稷之職。恐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諸侯豈封人小官所得令之使不敢哉。必不然矣。

飾其牛牲

飾取其潔。非取其華也。康成謂刷治潔清得之。王昭禹謂飾以文繡。非是。

舞師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凡野人欲學舞者。舞師皆教之以待用。在舞徒四十人之外。舞徒徒之能舞者。故經文於徒上加舞字。舞師但帥之爲舞耳。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徃舞。似以下文野人爲舞徒非也。賈氏又云。樂師六舞教國子。并有旄舞人舞。此教野人。故無此二者。則直以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之四舞爲教野人矣。何其謬也。

牧人

共其犧牲

詳謂犧牲爲羽毛完具。又引周景王時賓見雄鷄自

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斷尾不爲犧則犧必體具也
鄭鍔云上言牲物此謂犧牲盜牷全也犧亦全也牷
之全謂色純犧之全爲體具鄭司農解牲牷云牷純
也立則以體完爲全王志平謂純色曰犧牷亦毛純
無雜又云牷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意解犧牷
者紛紛說無定說余謂凡祭祀用牲必取色純體具
者犧牷兼之彼以何者論色何者論體均失之矣

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

薛氏云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

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一家之征是
以長之所轄者有此游惰之民而因以罰其長也朱
子謂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以爲亭臺田不耕以
爲池沼家養浮泛之人是又以士大夫之有土者有
此不毛等事而以里布等罰之也王明齋謂爲工商
雜流言之有此里布等罰耳均授以宅里彼專於別
業構屋皆滿而不毛均授以夫田彼則惟事別業不
暇耕而他人耕之閒民雖不授地亦當計其家之衆
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以上三說皆
言罰有專主余玩經文三凡字爲凡有宅有田無職
事之民言之也爲凡不毛其宅不耕其田不任職而

為游手之閒民施罰以警之也則上三說皆未安至所謂里布等亦必酌其多寡之宜以里布等名目罰之耳若執定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恐非游惰貧乏者所能辦先王必無此強其所無之酷罰也鄭註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如此解則里布夫家之征又將何所用乎且國用自有經制易常例給於此先王乃以此罰物充國用哉必不然矣

縣師

凡造都邑

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則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天下閒田都邑豈一縣師所能盡造上文國有軍旅會同田役大事鄭鍔云縣師閒有是戒往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馬牛車輦會其車人卒伍備其旗鼓兵器然後帥之以至天下閒田大事恐亦非一縣師所能盡辦是皆惑於鄭註賈疏邦國之解而附會之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賈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天下余意邦國即邦畿也詩云邦畿千里畢竟千里畿內言則諸處皆可通矣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鍔謂五地委積門關委積出於稅其餘皆三年九年耕餘余謂三年九年之餘皆先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國家大經費乃用之豈僅為此五地難危等事設哉五事不常有故各因其地所出之物之餘以施惠焉不常有俟時而予故曰待即門關委積以稅推之則五地之委積自各有出處又必以其餘乃用則以事不常有所用無多故也至養老孤以門關委積賈氏云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老孤國家自有周恤大典必不借此區區稅餘余意老孤乃出入門關之老孤無依者耳非死政者鄭鍔又謂出商旅

之利以養死義之家使民知義不勝利尤支離。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鄭鍔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一旬而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中年無年以次而降爲十八日九日此周禮一經視歲上下爲用民力之節以漢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爲非又以康成改旬爲均爲鑿。余謂農隙力役是矣至謂三月之閒輒用民力二十七日。先王必無此暴政也按一夫二十七日。千夫則爲二萬七百日。是二萬七百工也。以千夫計工便如是多。夫至萬更當何如恐每歲

鑿池築城之類用不盡如許工也康成訓旬為均是劉執中所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也而文帝歲不過三日深得先王均力之意矣

師氏

掌以媺詔王

以媺詔王有兩義事甚微而為王所宜為者必詔王以行之善甚微而為王心已萌者必詔王以成之昭烈謂勿以善小不為孟子謂是心足王皆是此意故養君之善德必自謹小慎微始正君之邪心必自防微杜漸始

敏德以為行本

敏速也勇也怠緩從事天下事都行不去註謂敏爲
仁義順時呂氏謂敏爲不息之謂皆未安

保氏

保氏掌諫王惡

古者諫官無專設而諫言者衆後世特置諫官而無
諫言卽言與不言等古之時王有惡保氏諫之瞽矇
之官以頌詩諫士師之官以傳言諫司市之官以市
議諫上虞之官以獸臣箴諫是以王過惡日聞而國
事不至於崩隤也自漢武置諫議大夫他官不越職
言而諫官或以畏禍不敢言或以媚上不肯言或以
軟骨不能言間有言循故事而已經歲不聞有一言

關國計民生可登史籍者正言不上聞王惡有不日滋者乎嗚呼後世號稱諫官者可謂紛紛乃耳無聞目不矚口難語如聾者瞽者啞者咸聚於一堂也哀哉

調人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至不同國

王東巖云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臣之讐不可同處故使之辟此言殺人之賊本以過失在所當赦而使之辟恐傷孝子順孫之心也王東巖又云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此主爲復讐

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為人讐之人故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讐也此與周官設調人之職之本意恰合故並錄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項氏謂與讐者瑞節使執其讐以歸於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以孝子順孫為能執賊耶彼自往執何煩官節以官節為無敢敵耶殺人之賊死且不辟何畏官節倘以官節而使孝子順孫遭害是賊未得而兩命並殞矣康成謂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以治其罪其說為允

凡殺人有反殺者

反殺二字賈氏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爲敵而害已既殺其父慮後患復殺其子弟恐天下無此賊人之情史氏謂殺人者死王已殺之而讐家復思報焉恐天下亦無此孝子順孫之情鄭鍔曰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讐而殺有司者以此訓反殺二字較穩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謂判妻爲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者是謂出妻再嫁出妻世寧有幾余謂已許字未娶其夫物故者是爲判妻鄭註所謂未成昏禮者是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婚六禮必備令也有故不用令而奔者聽其殺禮而成婚不禁也倘無故不用令則罰之康成云重天時權行之。直以聖經爲誨淫之書矣。鄭鍔謂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信哉。奔者六禮未備疾行之謂非私奔也。

司市

平肆展成奠賈

詁訓展爲整整飭會者則成字爲閒文。訓成爲平平成市物市物以何爲平成皆未穩。鄭鍔曰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用

利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斯爲得之王氏解成字尤允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試觀一市之閒胥執鞭度以敘而行上旌有令市以時起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肆平則地均成展則物良賈奠則直當市吏掌焉官有舍思次介次市官所涖止也市爲利藪次以思名先生欲其見利思義也次以介名欲其臨財勿苟得也市官顧之時凜凜焉嗚呼市囂雜地也而物置有所人安其敘秩然有條井然不亂熙熙攘攘而來者如遊靜虛之宇非王者之市而能然與而王者之世可想矣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古者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皆自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始故三餘者財貨之源錢布流通權一時之宜抑末也司市作布以濟凶荒札喪與湯以莊山金鑄幣贖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金鑄幣救困者同亦權宜之術耳後世因之不葬源逐末爭寶金玉矣管子曰上幣珠玉中幣黃金握之非有補於暖食之非有補於飽蘇氏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衣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可以為食語曰不貴異物賤用物金寶珠玉異物也布帛菽粟用物也今之人皆舍用物而營異物者也飽暖終無補饑寒轉怨天噫亦晚矣

胥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或撻或戮或罰有罪者之三刑也鄭鍔謂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古必無此鹽刑易氏謂戮以示辱亦非正剛典乃戮豈示辱哉

泉府

泉府

後世借名法周官泉府加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青苗均輸其爲厲民階亂不待言矣即以泉府論得人以理其惠小不得人以理其害大天下千百郡縣得千百賢人理之未必無小惠然亦不勝瑣碎煩

擾矣況古來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舉小落落散布天下行周官泉府法病民病國大亂之道也竊疑聖王理財自有大經大法乃張官置吏日營營於歛賒楬書間與商賈爭利以行其私恩小惠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決不若是也惠而不知為政孟子嘗論子產矣平政辟人可哉後人疑周公不為利泉府非周公法理或然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鄉遂異名官因以異法亦不同有鄉法有野法自是辨異同者紛紛矣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

上中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中下地皆言餘夫鄉餘夫授田二十五畝鄉法也遂人餘夫田萊如正夫之數野法也然六鄉爲四方之標準故野法必本於鄉法卽如遂大夫三年大比帥吏與甿非卽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乎鄙師所謂祭祀非卽黨正所謂祭禜乎其他亦有互文見義者六鄉詳軍制伍兩卒旅師軍而田制亦在其中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是也六遂詳田制遂溝洫澮川然軍制亦在其中軍賦邱乘是也六鄉有大司徒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六遂則爲遂師尊卑異官其爲掌鄉掌野則一也先王因地之遐邇以命官

因地之高下平衍沃壤瘠土以畫田以教以養以耕以戰以守其法可謂詳且備矣苟得人焉本仁愛之心布先王體國經野之政度土地之形審時勢之便變而通之行而宜之不必區區較量於鄉遂異同有無間庶周官之法可行而王道可再見也昔人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善乎王平仲之論也曰六典乃周公詳勤治平之書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是耳非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錄也讀周禮者涵詠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心畧可耳舉而措之損益潤色自有妙用句櫛字比推求得失抑末矣

遂大夫

則率其吏而興甿

甿。農民也。興。舉也。於農民中。舉其賢能者耳。康成云

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斯言當矣。或謂鄉主教。

遂主耕。鄉之賢能以道德。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

興。余謂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

曰野役。職曰野職。賦曰野賦。以其地遠於國。諸凡朴

畧。故皆以野名之。所教者稼穡之事爲多。故曰遂主

耕。非以野鄙之。而謂此中無人也。詩曰。或耘或耔。又

曰。烝我髦士。則髦士非出於耘耔間耶。大舜歷山。伊

尹有莘。諸葛南陽。又孰非自耕稼中來也。周公無逸

諸篇其言農事纖悉俱備是天下良農莫周公若其才之美孔子稱之又安得謂農民中無奇才異能也至謂遂未嘗以此教則又不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又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六遂中之賢能固皆大司徒之教所漸磨涵濡而成者也

以四達戒其功事

鄭康成以夫家衆寡六畜車輦稼穡耕耨旗鼓兵革爲四達劉執中以食達兵達賢達能達爲四達二家分數四事經無明文可强以事分配之乎鄭鍔云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於王王氏曰自王達之於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

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於為邑者郝氏曰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酇長酇長達里宰三家又以上達下下達上上下遞達為四達又何據以轉遞之四為四達乎余意四達且渾說不必指數易氏所謂四達而不悖者得之如為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為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四達而戒功事則民無不趨事者功者矣功事之戒即教也

草人

掌土化之法

草人土化法辨九土之宜施九等之糞及下篇稻人稼下地用治水蓄泄六法以揚芟作田其事至纖細

矣而先王必設官掌之其爲農民區畫眞所謂其小無內者也糞種八爲獸骨其一爲麻王氏云以麻子擣之以漬種劉執中謂取九獸之糞非是獸骨漬種取獸骨焚爲灰煮汁以漬種也或謂以汁糞地骨汁能有幾可徧糞地乎且與經文糞種義乖芒種二字升庵以注者不知其解引農書郭賦爲証可不必芒種節稻也稻未有無芒者不過言下地種稻耳

土訓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誦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地里有圖方域有志覽地圖而古今之形勢邊腹之衝僻山川之易險地事可知也讀方志而帝王之成敗賢奸之消長風俗之醇離其事可觀也居堂宇之內而九州如指諸掌千古如眎諸目矣夫地圖之掌於司徒方志之掌於外史者王固久睹識之及巡守所及土訓誦訓二官夾王車以從復為王歷歷手指口道之以詔地事觀事為向聞於耳今矚於目覽今形而思古事即舊聞以証新見涉歷既深得喪既審以法以戒其可以匡君德而益王治者豈淺鮮哉此土訓誦訓之大者至地慝方慝等精察其利害蠲惡俾王飲食起居得宜特微者耳地事鄭註謂若荊揚

地宜稻幽幷地宜麻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穀之二陵何小之乎言地事觀事也甚非

廩人

以治年之凶豐

自古理財之道家國天下不過耕三餘一量入為出八字廩人以歲之升降為用穀之隆殺故年適豐不侈於有餘年適凶不苦於不足治年之術莫善於此司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年上斂而藏年下出而賑倉人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須之後之常平義社諸倉皆祖於此此皆古先聖王耕餘量出之遺法也後世治法具在治人絕少一遇饑荒間值良有司乃以上

閡文移反覆比及報可而百姓已瘠羸待斃矣及賑恤令下官之潛侵吏之濫支奸以巧得愚以拙失者比比也至無狀司牧逢迎上意水旱秘不言坐視饑眦流離道路塡塞溝壑而膜然無一毫矜恤之心者更無論矣悲夫

周禮質疑卷四

襄城　劉青芝　選草　纂

春官

大宗伯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五祀。雜見經傳。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禮運、中霤、國門、國行、戶、竈是爲五祀。禮運之五祀與月令同。而白虎通則易行爲井。楊升庵以井兼行。蓋行井閒道也。古者入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入道。入家所行。非有異也。鄭節

鄉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井竈人所資以飲食陳氏云中霤土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用事故祀於夏井水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鄭鍔云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小神之在地者是足補陳氏祀中央之時而增門戶爲金木以足五行之數也升庵又云祀戶以羊竈以鷄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蓋五祀皆爲人所資而祀以報之又必有其時與物今元旦祭竈祭土地之神土地即中霤也二祀徧今士庶家矣余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鄭

註內祭宮中霤門戶宮中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王平仲云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稱五祀宜從鄭註說是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此鄭註所謂賓禮之別有八也此八者皆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宗覲遇諸侯以四時而見王也諸侯之事各以其國事來謂之時見統以諸國事來謂之殷見天子之事不時各至者謂之時聘同時畢至者謂之殷頫益王者以賓禮親諸侯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故曰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鄭註以諸侯見王

爲文只云六禮非是鄭鍔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遂定爲王有頫禮於諸侯而以行人時聘結好殷頫除慝爲王見諸侯之文何其固也如以三歲徧頫爲頫禮則歲徧存五歲徧省又何禮乎至於四時之見賈公彥云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陳及之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或以方計或以歲計煩數已甚王制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是四方諸侯六年乃一朝但以春來則曰朝夏來則曰宗非定以四時見爲常制也

以軍禮同邦國

凡邦國有異　志異謀者以軍禮一之故曰同

以昏冠之禮親　成男女

註謂親爲親　其恩謂成爲成其性疏以親迎諸事是親其恩二十　敎行孝弟是成其性似不如鄭鍔所云親男女之情　成男女之德方與經文親成繼以男女字有關會也　至陳氏之說余竊疑焉陳云冠禮筮日筮賓行之於　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成德王之於伯仲　責其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也是　矣獨曰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方　責以爲人子等項是遵何道哉其悖禮

害義已甚古必無是冠禮也。

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産地産舊解頗多然莫善於易氏之說。易氏曰天之所以産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産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

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鄭註謂陰德爲男女之情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其論何其迂遠而支離也至下文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王昭禹之說最爲簡易明快昭禹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群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專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

小宗伯

辨廟祧之昭穆

按禮器家語荀卿穀梁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合廟與祧乃七非祧則止五廟豈古制哉前以周家七廟言之或以爲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亦非也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別立二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而所謂三昭三穆者自在王廟以下以爲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是也王東巖以爲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是周家七廟但以文武虛位足之實五廟

也必不然矣王平仲云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毁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如此纔方合七廟爲天子常法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國祀之禮天神地示人鬼之位及祭之物與器大宗伯定其位而言物與器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與器以致用而祀禮立矣王昭禹謂大宗伯得禮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明禮粗而可陳之數豈大宗伯不明其數肆師不知其義乎蓋祀禮之義寓於數之中大宗

伯命之肆師陳之故曰佐非義與數大宗伯肆師分任之也玉下文用玉帛牲牷鄭鍔解義甚精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而易氏言大祀次祀小祀之異用其義亦精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類造上帝

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王介甫云類造皆祭名而項氏謂在軍中言類造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此解與註謂造猶即以類禮即祭上帝恰合其說較長余

謂類者上帝之祭造者宗廟之祭王者出征必載木
主木主卽廟主也故軍中類上帝兼造言之耳

祭表貉

康成謂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是矣謂禱
氣勢之倍增則非古者將卜祭先卜將用火祭燔又
將何所禱乎

雞人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雞向陰伏向陽鳴至於司晨先王尊祭祀故特設雞
人之官預養雞使嘑旦以警百官之情慢者嗚呼雞
爲物至微而一鳴所關甚巨在禮文王朝王季雞鳴

而衣服至寢門問安否孝子以事其親也詩云女曰雞鳴子與視夜賢婦以警其夫使不懷於宴昵之私也又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賢妃以告其君欲早起視朝而不即於安逸也推之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孳孳爲利又豈非舜跖之所以分哉當此雞初鳴時旦晝所爲未交夜氣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古來賢聖戰兢惕厲未有不從此一夕爭人禽者先王於春官中特置雞人其旨微矣

司几筵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此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陳氏曰王之次席繅席與

莞筵而五是以次席繅席加重焉而成五也賈氏曰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用三重是以祭之名而異席五四三之重也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爲陽奇諸侯地道重一席所以爲陰耦是又以陽奇陰耦論席用三用重一之意也迄無定解余謂鄭鍔謂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如此爲說三席之義備矣正不必區區較量於爲五爲三之間也

左右玉几

几所憑以安者不坐何以憑將謂立亦可憑或左或右天子亦無側倚以爲憑者陳氏謂朝覲會同立而不坐誤矣且引曲禮爲証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余謂朝覲之時天子下詢諸臣上奏其論道經邦反復辨難者不知有幾豈一立所能了所謂而立者謂朝覲之時天子當依當宁而中立也自後之坐不待言矣必定以爲立而不坐何其固哉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周公攝位尚負依而坐天子乃獨立哉

天府

而獻民數穀數

民數穀數天下之大寶也故與大寶器同藏於天府。然先王之意豈苐曰藏之云爾哉民數登下穀數多寡權度其間以爲平歲之經制至水旱不虞則有三十年之通在林氏所謂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也祭其神而獻其數王拜受而後登於天府先王之重民數穀數也如此後世乃虐天民而暴天物亦獨何哉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節

天以十二朔成歲王者法天衣裳所以備十二章也十二章者彰君之德故必取象於十二物使之被服

不忽以全其德焉疏云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虎取其猛蜼取其智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或謂山取其鎮安黻取其判劉執中日日以象其陽德月以象其陰德星辰以象其經緯山以象其生殖雉以象其耿介尚書注云華蟲雉也宗彝以象其芬芳藻以象其仁物此諸家言取象之不同也舜觀古人之象績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陳君舉以龍山華蟲皆德之上故績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德之下故繡之於裳執中陳氏又謂績於衣者六德煥於外

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與舜六績大繡同與君舉言績繡異此諸家言衣裳績繡之不同也余謂取象績繡同異無關緊要解經務得先王本意之大者善乎俊儀王氏之言曰服以象德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三省焉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哉嗚呼先王於服飾之間三致意焉豈無故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遠取諸物近彰於身欲王者朝夕之間時睹於目時警於中知服飾不能須臾離諸身即知省察不可須臾忽於心顧名思義終日凛凛以無愧斯名無忝斯義而君德成矣此所以為輿禮

之大者後世視爲具文於先王取物命名之義畧而不講哀哉

冢人

掌公墓之地

鄭註公君也若以公爲君則下文先王更屬何人劉氏以公爲共先王以下共族葬於此得之王昭禹謂地屬於公非私有之郝氏謂公墓猶言官墓皆此意也

凡有功者居前

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王氏非之謂在應葬之域超其列而居前甚是

職喪

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五禮至今日敗壞甚矣而凶禮爲尤甚臨喪不哀尼父弗觀世子哭泣弔者大悅言凶喪之貴哀也子羔三年不見齒所泣者血君珍涙洒石成痕涙淩地成鹹古孝子遭喪惟見血涙流耳今則不言戚而言易矣召朋祭奠以酒肉爲歡樂演劇送葬以衆多誇鄉里愚者羡焉爭相倣效君子憫之弗能止也先王職喪之設豈得已哉五服之異制也貴賤之異儀也殯斂虞祔葬祭禨含之有定法也有執喪以主之則事皆適中無過則無僭於上者矣無不及則無遺其親

者矣吾順倣古法設職喪亦以過不及爲準無過則無無禮之侈靡以敗俗而辱親無不及勉爲孺慕之懷以報罔極之劬勞勿安甘旨之爲以忘哀哀之父母職喪者以德教動之以至情則民感而化以法繩怵之以嚴威則民畏而勉凶喪之禮下逮萬民庶幾稍近於古也乎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古來掌樂之官多使掌教何與葢學政必自樂始古者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其善心而收斂其邪志此爲

凡子弟言之也至國子弟齊粟成性驕悍慣習尤爲難化惟納之鐘鼓管絃之中聲音以靜其神舞蹈以和其氣優游浹洽動盪鼓舞厥幾潛移默化而不自知也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胄子正此意耳成均習樂之所大司樂以樂官之法治學政樂德樂語樂舞樂官之政也中正和樂之德積於中發而爲語安雅中節必無鄙背之響德言也形而爲舞抑揚合度必無暴慢之態德容也德足以有爲言足以有應容足以有接皆由樂陶冶而成之樂不綦重哉然大司樂猶退然不自以爲足也必延請有道德者使教焉及其死乃謂之樂祖而祭於瞽宗未嘗以師道處之此

古人掌教寓於掌樂之深意也西漢博士隸太常猶有大司樂掌成均遺意至宋東宮官左右春坊每用武弁小衣[illegible]者先王合國子弟之學其法蕩然矣惜哉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詩如商頌周頌之類奠定也已定之世繫諷誦詩因知已定世繫之盛衰用是番諸樂章而奏於祭享之時使人君知前世有德則盛而子孫世繫綿長無德則衰而子孫世繫微弱國語所謂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心者又鼓琴瑟以合而和之樂作而情移

登善抑惡捷於影響皆瞽矇諷之鼓之之功也鄭鍔以諷誦詩世爲句世何以諷誦乎又以奠繫爲句瞽矇於何定其所傳之繫乎其解謬甚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先王因聲制器律同和而中度則陽聲順於上陰聲順於下而黃鍾得其準矣劉執中曰黃鍾之長用之以起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故

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余謂制度量權衡又必以樂器之黃鐘爲本以黃鐘審度則分寸尺丈引之五度審以黃鐘嘉量則龠合升斗斛之五量嘉以黃鐘謹權衡則銖兩斤鈞石之五權謹舜典曰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夫度量衡曰同言其不可二也今度則有縫尺匠尺之不同矣量則有商量官量之不同矣權則有京法廣法之不同矣參差錯互因緣爲奸若以黃鐘所準之度量權衡式四海俾有司遵奉畫一無得增減庶幾乎先王同文同倫之盛治也夫

籥章

掌土鼓豳籥

周家王業起於幽故用幽籥以籥而歙幽詩之章逆暑迎寒則歌之祈年祭蜡則歌之欲使其子孫無忘先君王務農教稼之勤苦耳孫氏曰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獻豜於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父子感其君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興也旨哉斯言後世君王深居簡出間事田臘蹤躪其民而已曾未訊及閭閻疾苦稼穡艱難固欲治平得乎

司干

掌舞器

疏云文武二舞所執之器皆司干掌之籥師教而不

掌王氏謂武舞司干教之非也。此亦如夷樂之舞旄人與鞮鞻氏共其事。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正與此同

大卜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之大事待決於龜者有八。征、象、與、謀、果、至、雨、瘳。將以卜吉凶也。征鄭司農謂征伐人。王氏兼行役言亦是。古謂亦云行巡守。巡守有定期何以卜。為象鄭司農謂災變雲物。舉易天垂象以明之。古謂有所造作小之平言象矣。與鄭司農謂予人物。與當辨一介道義。不須卜也。劉執中云與奪之利害。鄭鍔云將合人

以共事得之謀決大疑定大難也果爲事卜卜其成否鄭鍔謂決其進退猶爲近之明齋曰果古祼字祭莫重於祼儀禮卜祭之類則非矣至爲師卜卜其王否雨爲農卜卜其雨否瘳爲疾卜卜其瘳否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註云凶則告王救其政若以爲政凶而告王救之者余謂凶則告王以政救之修德政刑政以救之也救之於凶兆將萌倘可轉凶爲吉救之於凶徵已著則見凶必爲災是在人君時存敬畏之心預盡修省之道而已嗚乎詔救政一言真大卜之官箴也夫

簭人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凡占有心則不應龜蓍何心之有故簭者卜者必託於無心之物以決之疏云按洪範龜從筮逆又云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得無出於有心乎語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也註云於簭之凶則止不卜庶幾得占之道矣

占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註云羣臣獻吉夢於王歸美焉則王拜受得無樂諂而屈體乎舍古謂讀爲釋舍萌猶釋菜釋菜以祭以

贈惡贈惡亦何須祭鄭鍔曰季冬之月歲旦更始迎新送舊之時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夢者禍福之機之先見者鄭言聘其吉夢迎受福也贈其惡夢除禍萌也解甚明快至云用菜萌以祭亦非劉氏謂萌兆也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其惡夢則得之矣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大祝六祝爲四海萬民祈福而已以辭薦信欲其報應之不爽也祈福祥求永貞總六祝而言賈氏謂祈

福祥卽吉祝求永貞卽年祝特取二事爲總目殊乖經旨順祝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四時和順耳如註云順豐年則年祝又何說也吉祝註謂祈福祥文與經文祈福祥混鄭鍔以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爲吉得之化祝鄧氏謂化廣被非是鄭鍔申明註弭災兵之旨謂變禍亂爲和平移哭泣爲歡笑解化字切當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天下至不同者莫如人鬼六祈曰同何也神人一理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德同也亦欲與民同其吉凶患同也故六祈云同耳攻說二祭鄭司農皆謂以辭責之非經文五六分配之義攻鄭鍔解爲長曰攻如

鳴鼓而攻之攻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然旱而乾水溢災變不常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說劉執中解爲長曰說謂以論說所求若湯旱告雩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

喪祝

乃載遂御

遂御鄭司農謂喪祝爲柩車御也喪祝所掌者多矣御車必非其職也其說非是

司巫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註雩旱祭也旱豈巫舞雩所能免魯僖公舞雩不得雨而欲焚巫尫過矣楊氏曰龍見而雩詩頌所謂祈穀於上帝者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耳其論雩祭當矣余頗疑帥巫舞雩非先王盛世之制

掌巫降之禮

註降下也巫下神之禮王氏曰大旱帥巫帥女巫也後世巫婆下神本此然先王命官之意已誕妄不經甚矣決非周公作也

大史

大史掌官書或作或藏或讀不一其事與法則之書

大史所建。建作而立之也。約劑之書。大史所藏以貳六官者也。正歲年序事告朔須邦國皆大史治歷以明時也。卜日以禮書協事。大史與羣執事所共讀也。祭日執書朝覲以書將幣執書書非大史所藏乎。大師抱天時。天時吉凶之式藏於書。大史所抱而藏也。大遷國抱法。法國之典法也。大史守而藏之久矣。遺曰讀誄。賁氏所謂誓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是也。射事飾中。舍算。舍釋也。射中則釋算以記其中之數。大史釋之者大史職當記注故也。蓋大史所掌者多矣。事悉關官書。後世史官專以撰述爲職。失其旨矣。

小史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葢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避惡即吉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鄭鍔曰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所謂有事如賓祭之禮忌先王終日諱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也鄭易二說較長

保章氏

察天地之和

和與乖反陰陽和則物暢茂陰陽乖則物催傷萬古

不易之理中庸所謂致和萬物育是也推之一身和則一身理一家和則一家昌一國和則一國治天下和則天下太平矣忿戾暴慢驕恣縱肆亂亡之階也

以詔救政訪序事

災變見於天救之必有政事卽在政之中但事各有所宜與先後之次耳此序之所以訪也災變未至而象方萌有先時之救政災變已至而形旣著有後時之救政詔導爲人君言欲其時加脩省也易氏謂訪序事於下欲人臣知戒諫矣後世因災異求直言卽訪序事之遺也

內史

凡四方之事書

事書二字王東巖謂小行人得其書反命於王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及某爲一書共五書之類是也黄氏謂卽外史所謂以書使於四方者鄭鍔謂内史旣掌爲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爲溢美諸說紛冗穿鑿非善解經者余謂四方言事之書只六字所包甚廣而其義已明矣

外史

掌達書名於四方

書名六書之名也達欲同文之意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書若詔書勅書之類即其令也書其令即書其書也爲書而使仍命書之外史職也

御史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治令即法令也凡治者即凡數從政者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皆治令也而法即寓其中出自天子以治邦國都鄙及萬民者冢宰須而行之御史則書寫傳播以授凡治者又攷察從政之從違凡數之大槩數之也因料其不如法者正所

謂贊冢宰也。王昭禹以從政登下多寡之數不可不知故有凡數鄭鍔謂數小數凡總數區區考校從政數目小之乎言御史職矣贊書鄭註謂尙書作誥文非魏氏謂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是

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

鄭註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練所乘漆車禫所乘賈氏曰天子至士喪車五乘貴賤等喪車自始遭喪至禫異車而不辨貴賤者統三年之喪言之也劉執中謂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

緦者乘漆車是又以服之輕重而異其車矣禮天子諸侯絶旁期親又安得與士庶同以服異車哉

周禮質疑卷五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著

夏官

序官

王六軍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而言。非專以六鄉爲六軍也。若六軍盡出六鄉。則六鄉之人歲歲無寧晷矣。鄉遂之征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合千里之內。遞相更休。而調遣之則居有守而國勢壯。役不數而民

力休洵盛世之軍制也按司馬法一成之中百共八百家征調時只三百家十家征一人計三十人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餘五百家者留以為番休用是五百家者固以休而逸而三百家者即行乃合資亦不見其苦也周家優民之至意於此可想矣

大司馬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量地之遠近以為守則勞均而力舒酌輿之輕重以為則則法平而人服而邦國有不安者乎

遂以蒐田

春田曰蒐蒐擇也必擇而取之恐春害物也春時鳥

獸孳尾先王重傷生物之類所以養其仁心故不多取而擇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曰不麛不卵皆此意也今春田曰圍禁得無近於合圍掩羣乎且圍中必有麛卵得無近於取麛卵乎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恐傷生意今春田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生意安在皆與蒐田之旨乖經文之可疑者也

遂以狩田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而軍法寓其中第曰軍習兵也習殺人也無乃費人乎以田教戰鳥獸害稼者也殺非獸以當罪人大

闕所謂誅後至者斬不用命者天下軍政莫大於是況祭社享礿祀祊享烝咸籍此以備物乎聖王以教兵旂蒐狩又所以事神也後世則徒作禽荒矣哀哉

巡陳眡事而賞罰

巡其戰陳之旗表眡其戰事之勇怯而賞罰之下文愷樂獻社卽賞有功者厭奉主車卽罰不功者其死可弔相王弔之其勳可勞相王勞之功罪別而賞罰明盡然兩事易氏謂陳之隊伍疏數莫不眡之王氏謂眡事機以爲變化皆失之康成謂勞爲勞其傷者亦非功罪賞罰對舉之意也

司勳

以等其功

等功以功小大爲差也○五功皆大獨戰功小耳○鄭氏以國功民功次王功又以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爲恥皆非也○鄭註王功若周公國功若伊尹民功若后稷事功若禹治功若咎繇此五人者其功寧有高下因事立名別而數之耳○至戰功鄭謂若韓信陳平者孰俘折馘斬將搴旗耳豈可與伊周比烈故未及之

馬質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更者謂前之所養失其職非受馬者之罪故更之○更以其物如其齒毛貫以償之也其外否不須

償後者夫養耳

則以任齊其行

於其行任物以齊之或輕或重各如其力而其行之足則齊

小子

凡沈辜侯禳

王昭禹曰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禳禳謂卻禍凡四項按羊人云凡沈辜侯禳釁積鄭註積讀爲漬漬軍器謂釁其軍器則沈辜者磔牲沈之以祭侯禳者侯惡氣祭以禳去之方與釁積之文之解爲一類而小子分作四項者非也

掌固

夜三鼜以號戒

鼜鼓名也洸約樂志鼜鼓長丈二尺三鼜三擊鼜也夜擊鼜以戒守吏使之聞之卽所謂號也易氏謂鼜爲其聲號爲呼其所守者之名鄭註謂戒爲戒守鼓皆非是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國主國也五溝五涂卽遂人田閒之五溝五涂也賈氏以爲非何也若謂於田間溝涂之外復設溝涂恐

鄉遂都鄙閒未必尚有此邈濶之地任其介畫若謂於田閒溝涂之中復設溝涂無乃錯互阡陌而割裂乎王明齋謂遂溝洫澮川即有阻迦之阸徑畛涂道路即有曲折之艱王畿之內畝畒之中有無形之險者其說爲長守禁賈氏謂必因其地之民使職其守禁是至云授之田則非旣職守禁先王自有所以養之者經無明文不須妄註也下文以其屬守之李嘉會謂司險之屬其胥徒止四十人如何守天下之險上文掌九州之圖方是說天下此言王國耳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

其方其國之方也國方不一處故曰各掌下文方治。裁是遠方遠方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王朝以求治者道治但言道路修治耳王氏以治爲治其出入迎送之事與道字分作兩事解非出入迎送之事在下禁令中防其侵掠禁也教其不知恤其不足令也候人出入迎送之事寧外此哉

環人

訟敵國

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敵兵至矣尚何曲直之訟鄭鍔謂不辨敵國紛爭之國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恐分我師之勢先辨敵國紛爭

之訟使不至於攻擊事難而策迂。黃氏謂訟敵國之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以此釋經差爲近之但恐第訟曲而不能使敵遽服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一怒而敵可克權自我操斯乃得訟敵國之眞解矣。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黃氏謂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余謂今經文有其摯則其爲初命始見之公卿大夫可知鄭註但云將射始入見君之位未言初命始見郝氏以始見不得與燕而射遂疑爲非始見

矣盍取經其摯之文一思之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

鄭鍔曰服不氏力足以服不服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故使贊之按熊虎豹三侯所畫耳非實有是物也其說悖甚

司士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古昔進賢關者非一人課者非一事舉賢能而賓其禮則有鄉老鄉大夫教三物而興諸學則有司徒辨官材以定其論則有司馬詔廢置而持其柄則有大

宰掌其版而知其數則有司士然大宰詔王廢置者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者詔之於論定之初也呂東萊嘗論王制升士之法謂一人之身凡經七級然後得祿非所謂其難其慎者哉魏晉而降古法蕩然矣定賢否於一面之頃取卿相於立談之間以此擇材真材安得出以此取士佳士豈能顯此倖進之所以日衆而天下事之所以日敗壞也

大僕

出入王之大命

主之大命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係焉出而宣之於外人而納之於內惟大僕是掌其任何其重也少

有壅蔽則上德不下流下情不上達矣章邯之請以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而邯遂降楚趙充國之奏以七日得報而漢遂成功非其明驗哉況僕御侍從左右王者也王之動容周旋出入起居皆在最為親暱小人近日聞淫僻之辭則政日荒吉士遠日聞讜正之論則德日進固有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者先王以士大夫為之厥旨微矣記曰射人師僕人師信所謂風義之臣也後世左右王者皆弄臣耳鄧通是也雖漢文且不免可勝歎哉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辭於三公孤卿以不眡朝之故告之也三公孤卿大

臣也。若以安燕廢朝。其何辭以告大臣乎。先王戒王勤政之意微矣。

稾人

弓六物為三等

鄭注謂以上中下三等之士分為長短三等之弓而服之。曰人各有所宜。豈上士皆宜長弓。中下士皆宜短弓乎。易氏謂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得之。

校人

掌王馬之政

成周馬政有牧於民者。八軍之馬也。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官給芻秣。有警則供其召發。有牧於官

者。校人所掌也。牧之有地。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出入有時。特以給公家之用。興師遣騎。公家私乘。皆有所備焉。後世皆養於官。漢馬缺。將相或乘牛車。唐馬盛。一縑輒易一馬。而馬政不可問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卒十八萬期至貳師取善馬。僅得善馬數十匹。大僕張萬歲領群牧。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馬之蕃至七十萬六千。岐。豳。涇。寧。西。河。數千里之地。悉爲牧場。四海騷動。閭里蕭然耗矣。夫然後嘆周家馬政之盡善也。

趨馬

節其六節

疏云六節節上種戎道齊田駑六種是王明齋謂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乃行止進退馳驟之六節也。此解亦虛而無據。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驚。口以知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備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爲良馬得之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天下地圖。司徒嘗之。司馬藏之。而職方氏掌之者。豈徒識四方形勢險易阨塞之所在哉。辨其人民而知強弱剛柔之異俗。辨其材用而知布帛財貨之異資

辨其九穀則生殖別種辨其六畜則物產殊性然後以數而總其要復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大司馬按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利與害除使九州之貫無有不貫之利者皆由此掌之也再考古人圖志每秘而不宣者何將以弭姦也戰國策士案圖籍以闚周江都淮南本輿地以謀變豈非地圖泄布之所致與後世郡縣圖志貯於庫而守以吏有司遞傳不輕發猶有職方遺意今乃任人私竊而增刪之古法蕩然矣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九州之國曰鎮曰澤曰藪曰川曰浸曰利曰畜曰穀

入者九州之民貧之以爲利者也九州之土東西南北異方山林川澤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産黍稷稻粱異種丹漆絲枲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職方辨其異以教其所宜如高者黍稷下者稻麥如其地以布種也東南絲纊西北織皮如其方以居業也九州之土性與人性各安之而不拂而利有不同貫者乎

嗚呼先王經國大業不出服食財用有無利害之間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盡在於是後世高談王霸之畧者乃以此爲鄙事細業卑卑不足道不亦悖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

先王巡守之制。恐列服曠職廢事也。然不預為之戒。恐近於不教之殺。故設職方氏之官。於將巡之時。即戒於四方。示以不敬戒之刑。及王行所至。則先道而巡前所戒之令。以考其率否。而施其賞罰。上下通達。畧無壅蔽。制何善也。漢初遣謁者循行天下。猶有職方遺意。自元封後。郡置刺史。每秋分後行部。以六條察吏。生殺由刺史掌握。而下情不上達矣。迨宣元間。天子有郎官之出。宰相有掾吏之行。各奏所聞。此匿彼宣。而王於天下事。寧復有不聞者乎。有明巡按之設。所以代天子巡守也。威風若雷霆。迅疾若閃電。明察若鬼神。行部所歷。顯良善而除凶殘。只在須臾間

猶存古法乃督撫忌其擅奪獨持之柄而此職遂廢哀哉

合方氏

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鄭註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善哉先王之法也余嘗欲在上者以數器度量一定之規頒示海宇畸重畸輕之弊絕而權衡平闊大閒小之奸除而丈尺釜鍾準雖有滑胥寧能高下其手乎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傳道康成謂世世傳說往古之事易氏謂今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法者余謂不必拘定古今但有嘉言善行便爲王誦耳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順歲之始與之更新故曰觀新物傳曰舊染汚俗相與維新此之謂也

秋官

大司寇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輕典漢高約法三章是也中典釋之所謂廷尉天下

之平即中典也重典武侯所謂威不立則惠不行即
重典也。

以兩造禁民訟　以兩劑禁民獄

鄭註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凡事皆可告不必定財貨也獄郝氏謂訟成曰獄王氏謂因訟而守之者獄也康成以罪名相告爲獄即訟有不相告以罪名者乎入矢取其直入金取其實果直與實仍還其矢金否則沒入之而民自不敢妄興訟獄故曰禁民訟禁民獄

以肺石遠窮民

肺以通氣謂肺石者寃抑之氣由此通也肺赤色故

用赤石意取必赤心者始來陳辭也立肺石於外朝門之右者可任窮民之立無阻隔也立必三日者正見其心之赤眞實冤枉不得申非妄瀆其上也劉氏謂立三日審究攷核得其情實然後告王則是冤枉者故以三日措勒之使不得遽達耶鄧氏謂路鼓大冤抑欲急聞此小獄訟故立三日士乃聽夫窮民無告倘得謂之小獄訟乎三日立以驗其誠非謂不當急聞也嗚呼自肺石之制廢天下之含冤抱痛哭訴無門者不知凡幾矣安得普天郡縣各立肺石窮民立三日其長弗上聞者罪庶幾天下無冤民乎

小司寇

以致萬民而詢焉

舜以好問成大知問即詢也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即致萬民之謂也試觀萬民之位王南鄉公卿長吏或北面或西面或東面小司寇擯之使進而王乃問焉以匹夫賤民與大小臣工並列天子之廷有問必對其往復辨難者必且上舍其已下獻其誠所謂輔志而弊謀者胥在於是一廷大同太和之象不於此可想見與後世深居簡出惟言莫進者視此何如

讀書則用法

情訊旬弊已極詳慎盡心之至矣讀書刑人常例也故讀書即用法耳劉氏謂審而弗變乃用法豈至讀

書時尚煩審訊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刺有二義。三刺之刺斷取也。下文刺宥之刺殺也。上服罪之重者宜施上服之刑。下服罪之輕者宜施下服之刑。先儒以劓墨施於面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者爲下服。誤矣。

士師

掌士之八成

邦汋酌取機密以爲本邦害者。邦諜刺探陰事以爲異邦間者。邦賊賊害邦國者爲邦盜。盜竊邦柄者犯邦令。干犯邦令者。撟邦令詐稱邦令者爲邦朋樹私

黨以傾國者爲邦誣造詭言以惑衆者之八者或顯爲病邦之蠱或陰爲亂邦之階皆姦人之所以爲禍本者也士師本八成以治之庶幾預剪其芽蘖也乎

鄉士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

獄訟辨而死罪之刑别異死刑必有要辭又恐其虛承也一旬永者實而訊者審矣然後職聽於朝與衆共棄焉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皆在公也各麗其法各引法以證也議之公而援據審獄訟有不得其平者乎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

鄭司農及王安石鄭鍔皆以爲攻盜鄉邑及家殺之無罪。攻盜鄉邑及家此叛逆也。尚論殺之有罪無罪乎。盜謂盜賊徒黨已成軍伍勢將猖狂不可遏止。鄉邑及家人皆得殺之無罪耳。鄉邑連下解。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昌黎復讐狀云。周官復讐先告於士無罪。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此謂不能先告於士者。倘卒遇仇讐。何暇先書於士乎。且復讐多不使讐知。顯白於官。不慮讐之聞風遠遁乎。但

復讐後士必究其果讐與否讐則旌否則抵罪廢法與情兩得之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由宰遞告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三年大比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凡以重民之生也而司民乃屬主刑之秋官得無戕民之生乎不知聖人制刑本於好生故以三典酌刑以三刺斷獄以五聲求情以八辟議罪以五禁左右刑罰以八成預防姦禍詳而慎之益惟恐一獄成而民數即闕其一也入會

以春。春主仁。仁哉秋官也。重民之生。憐民不再生。是天下全民生者。莫秋官若。管子謂法者人之父母。不信然哉。歐陽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眞可爲千古典刑者官箴也。

司刺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司刺掌三赦之法。三赦之外。皆在所不赦也。後世動言大赦。惠姦賊。良害莫大焉。管子謂赦爲小利大害。又曰惠者人之仇讐。蓋有見於此矣。諸葛治蜀赦不妄下。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所以伯仲伊呂者。正在此。

掌戮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墨劓宮刖髡五者不死之刑也。先王全其生。必思所以養之。又必思所以用之。門關內囿積之守。養之用之也。盛世無棄人。職此之故。

司隸

掌帥四翟之隸

蠻閩夷貉四翟總名。其性鷙悍不可畜。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者。而可使之執其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乎五步之內。變出非常。將柰之何。晉惠公誘陸渾之

戎遷之伊川尚遍諸姬爲中國患乃引而近之以爲左右侍衛必不然矣此先儒所以疑周官多僞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

康成註刑禁者國之五禁王志長曰刑司寇五刑禁即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余謂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義雖相貫而名則兩著鄭解非王解是

以詰四方邦國

詰者詰責其不如禁令者耳鄭註謂詰爲謹使四方謹行之當執節宣布刑禁時即令四方謹行之矣何

用復詰爲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戮官刑之名謂官吏行斬戮耳從無私相殺謂之斬戮者康成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非傷人見血里黨擁遏而不以告卽令所謂私相和結者攘獄司農謂郤獄不受余謂攘攘奪之意卽令所云拒捕者遏囚者遏訟訟已到官官遏止之使冤枉不伸此四者掌司皆以告於有司而誅之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力正為亂暴以強力脅正人者。劉氏謂脅衆從已似矣謂以邪為正尚未是亂暴胸懐王昭禹謂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則大非似人為亂暴在我只能以力服便被告誅先王必無此刑典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國無故聚衆庶必將為亂為暴故特戮首惡以徇衆王氏謂聚衆庶為祭祀田役之屬祭祀田役國之大事衆庶之聚宜矣即有犯禁者亦豈遽至於戮哉其說非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四時王見諸侯之名耳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王考四方諸侯之績耳疏謂春東方來豈東方諸侯但圖事而不比功陳謨協慮乎說者又謂圖事取義於春豈夏秋冬皆不可圖天下之事乎蓋先王朝覲之禮君臣一歲必相接上恩無不下流下情無不上達耳來朝以方恐諸侯咸集王畿塞而四海空也考績以時偶別名以括舉非積以時分而不可易考以時定而不相貫也通其義不泥其詞庶

皃固哉之譏乎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書言五服一朝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來會止於五服侯甸男采衛是也此獨言六服有所謂要服者蠻服也去王畿三千五百里政教所不及刑法所不施要約羈縻而已故曰要服惟此蠻服言語不通衣裳殊制風俗異宜不可以德諭不可以情曉不可以威迫昔人所謂四海之外宜存而不論者故先王五服之內不列焉若欲收之疆域之中以王官易其土官道以中華之政齊以王朝之法則上下不爭民官相讐喘呼歎鳴殺戮時聞千百生靈盡於

一旦豈不重可惜哉凡有國家之責者宜三復也

小行人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事故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災之事故也以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五物治之非札喪等外別有所謂事故賻補等外別有所謂治也葢總結上文語黄氏謂非獨賻補等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濟焉似與上文作兩事解非是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四方風俗善惡各異小行人以五物辨之以書獻王

王於天下風俗善惡周知之矣然善惡必有故在王宰使知其故而已乎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則必有所以處之矣前二書利害順逆並言與除刑賞必兼舉焉悖逆一書姦宄之事也必思所以征討之札喪一書凶禍之事也必思所以拯救之康樂一書安泰之事也必思所以慶賞之因其事之故以施其故之政爾見審而勸懲切賞罰明而取舍當皆自小行人五書之辨異始自行人職廢四方之利弊萬民之苦樂官方之良酷政事之美惡皆壅於上聞雖有明目達聰者亦何從而知之而處之哉安得行人五書之制常行於今古也

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古者大經大法存乎禮至度數纖悉則具於儀出爵賜命掌於春官序爵秩禮詳於秋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先王命官分職制禮習儀森嚴不可踰越煌煌乎典憲矣自舊章湮汩三綱淪斁陪臣金奏大夫雍徹惟名與器悉假於人而禮儀尚可問哉漢家列爵二十雜取秦制有唐序爵九品一襲隋陋視周官九儀已大相逕庭矣迨至後世天高地下而禮制廢拜揖登降而儀文乖甚者卑凌尊幼慢長而上下無等其趾高其視仰而鄙背有象極之士

紳與皂隸爲伍冠裳與胥役無別先王禮籍儀板蕩然無復存者可慨也夫

環人

凡門關無幾

言有環人送迎則賓客出入不見幾非謂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

掌客

凡諸侯之禮

凡諸侯之禮天子待五等諸侯之禮數也觀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爲天子待諸侯卿以下之禮則此爲待諸侯之禮益信矣疏謂是諸侯自相朝

王國待賓之禮。又謂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余按掌客但言諸侯亦無自相朝之文。而輒謂自相朝可乎。但言之禮亦無王國待賓之文。而輒以其禮爲王國待賓可乎。鄭鍔曰。玆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事。則知爲諸侯待賓之禮無疑矣。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既見之又賸之。正所謂助君養賓也。而據以爲諸侯待賓之禮之証謬矣。

掌交

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王何好。以民之所好爲好。王何惡。以民之所惡爲惡。所謂天下之公好公惡也。辟行之。使邦國諸侯辟行

之與聚勿施耳後世上多私好私惡而其下亦多私探其好惡於深宮嚬笑賤與之間於是聲色狗馬財賄寶玩土木神仙諸項競進遞投矣讜言正論上所忌也則箝口不言善人良士上所厭也則避不使達桀佞諂媚之徒環侍左右水旱盜賊之形匿其見聞甚之天變於上民怨於下萬民若鼎沸四海如纍卵而九重之上尚視爲泰山之安盤石之固而盤樂怠傲以窮日夜也悲夫

冬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六職下文畫然六項六項之中百工居一下文已明

言之矣。故此云與居也。鄭謂於天地四時之職處其一百工一技藝耳。安得當司空之職而與六官並列乎。鄭解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王公自是王之三公。三公坐而論道。其來舊矣。東巖謂王公乃王與三公。謬矣。王昭禹曰王公制法以示百工。三公與天子坐而論道。經邦大業都在所論中。百工之事似無煩三公制法也。亦非。

輪人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陰陽之木。有以山南北分者。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有

有一木之南北分者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疏謂矩謂
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然後以
火養其陰是以一木之向背言也天下之木皆有向
背凡斬轂者必先記木之處而中分之以火養其半
亦不勝其煩矣鄭鍔謂木在陰者失之太柔木在陽
者失之太剛以之爲轂必不勝其任故取材之道要
當順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因天時之冬夏變
木材之陰陽其材必美余謂陽木斬於仲冬必無太
剛之失陰木斬於仲夏必無太柔之失此其材之所
以美也以冬夏之時爲規矩而斬伐之則剛柔適均
而陰陽無偏山南北之木無棄材一木之向背皆可

用此矩其陰陽所以為斬轂之道也與

㮚氏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量之為制不同周用四營之數四龠為合四合為升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鬴計一鬴六斗四升也西漢之量以十衍之升十為斗斗十為斛計一斛十斗也其為量也金錫為之金錫必改煎然後權其多寡以準平之以量量之六分金二分錫鎔為汁以納於模範之中而嘉量成矣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洵美且善也按鬴金重一鈞三十斤也兼以六斗四升之物市人日手舉以為用難矣況臀耳

皆附於隸是斗升萃於一器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余謂生今之世行古之制而不必泥於古此正所謂損益百王也用四營數不若用十成數以十衍量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推之千百不窮但鑄銅爲之可矣不必金錫相和求其堅明而不裂也不必消煉求精觀其青白之氣候也升斗鑄爲二器藏於內府每省各頒二器藏於藩庫四方準之以爲式不得妄爲增減竹木任民如此則便用而費省器同而制齊飾古而不泥其跡斯真今日之佳量也

匠人

匠人建國

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小宰言冬官掌邦事。所謂事者亦不出邦土四民地利之外。豈百工制器可以畢冬官司空職哉。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考工記遂以補司空之闕。先儒多非之。余謂匠人所紀建國營國溝洫諸篇。其言水地眡景晝參夜考以求天地之中。乃王國之中者九里。三門。祖廟。國社。三朝。三市之建置。溝洫澮川廣深之規。畫邦事。寧有大於此者。邦土之掌。四民之居。地利之時。猶可想見其遺意焉。必當年作考工者。採冬官之事條記於此。惜冬官亡於秦燼。遂無從而証之矣。吾於考三冊者。匠人建國等是也。